



第104期 · 2020年5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檢討

青楓：有很多佛教徒都會早晚念經做功課的，近幾個月來，香港，以至全球，皆面對嚴重疫情，我想請問大和尚，作為佛教徒，這些日子應該念甚麼經才好？

修智：首先我想請問，念經的作用是甚麼？

青楓：還不是希望滅却煩惱、消災解難嗎？

修智：經文是釋迦牟尼佛因應弟子的煩惱而講述的，他教導我們應該怎樣做才可以離苦得樂。如果我們重複再重複地念誦佛陀所教導的道理，乃至念到滾瓜爛熟，又有何得益？最重要的是要去理解經文所教導，然後加以實踐，這樣才能從中得益。否則與畫餅充饑、說食數寶，有甚麼分別呢！

青楓：我明白，你特別指出這一點，的確有點用心良苦，因為眼見不少信眾都只日日夜夜地念經，但卻不怎樣去理解及學習經文所教導。

修智：這就是！譬如我們有病，請醫生診治。由醫生診斷所患的是甚麼病，然後對症開藥。我們必須按照醫生的指示，依時服藥，遵守服藥禁忌，病才有痊癒的可能。如果我們不是遵醫囑，而是背誦所開的藥方，會得益痊癒嗎？這其實是一個好現實的例子。我們不是經常都聽到「依教奉行」這句話嗎？奉行是最重要的，是行動起來！這才能算是得到真正的得益。



金露花（假連翹）

每次回妙法寺，沿着車路行總是見到俟近寺壁處的這一組「假連翹」。細碎的綠葉，密密的在密綠叢裡，可又見到一串串紫藍色的或者是粉藍色的小花垂下來，這些花簇本身不大，圍着白邊，看上去很有點兒「大觀園裡俏丫環」的感覺！——當然這是筆者的個人感覺而已。「感覺」這回事很奇妙的，人各不同。

這「假連翹」有一個真正常用的學名，名為「金露花」。這些懸掛在梢頭上的金露花，有些是金黃色的，果實熟了之後也是金黃色的，許是這樣而被稱為金露花吧。園林師多以這花作為綠籬笆之用。我們妙法寺也作同樣的處理，這綠籬笆看上去便給我們春意盎然的感覺。



青楓：有些信徒說，我們念經，是稟告給佛菩薩聽，請他加持。

修智：如果佛菩薩要經我們稟告才會知道，這「佛菩薩」還可信嗎？經文早就教導我們「不種惡因，便不會有苦果；要有樂果，便得種善因。」如果待事情發生了才去稟告，會有作用嗎？簡單地說，這是自作自受了。佛菩薩是大慈大悲的，但不會像魔術棒那樣，一點便可代為解決問題，而是一早便教導我們如何去行善積福，才可離苦得樂。

青楓：這一點其實是很重要的，有一句俗話叫做「臨急抱佛腳」，大抵是指這方面而言。有一點令我也思考上一陣子，我們看這場疫情的新聞，不斷地看到一些郵輪出事。一般大郵輪，動不動便有幾千乘客的，他們同在一個地方起居飲食，以至同一個通風系統，怎麼有些人「中招」，又有一些人安然無恙？這其中有甚麼因由嗎？

修智：這除了個別環境因素之外，其中還應包含一些「業力」的。有些人沒有受苦果的業報，他便不會「中招」。藥師經文裡還提到「橫死」，倘沒有福德因緣，亦可能橫罹災殃。所以平日行善積福的可貴之處，在此可得到體會。

青楓：看來這次全球性大瘟疫，我們也可以從這些方面想想。我們經常強調環保，強調大自然的平衡生態，不也正是要說明這個問題嗎！

修智：關於這次疫情，我們又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看的，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會有正

與反兩面的，不要一概而論。對於這次全球悲情，我們可以反思些少道理。因疫情的嚴重，很多行業都得停工，工廠排放的廢氣也少了；路上行走的車輛一下子都少了很多，空氣質素也得到改善了。再者，政府呼籲市民大眾，在這段日子，盡量留在家裡工作，也不要聚集一齊。這便造就了家庭親子關係，家庭生活的時間多了，這都是好事。

青楓：還有一點，內地已立例——不能再吃野味。這是有助於生態平衡，進而對保護自然環境，亦大有好處。

修智：在這次大瘟疫的事宜上，我們可以在多方面去體會檢討。在社會上，可以感受到人情的冷暖：平日多注重個人清潔衛生，乃至旁及他人；平日要習慣性的節儉，應用則用，應省則省，未雨綢繆，積穀防饑，多些積蓄，以免即時手停口停，捉襟見肘。這可使我們想到一句諺言：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」

青楓：是呀！我們是要看到事情的兩面性。俗語所謂「好心做壞事」；如果處理得適當，壞事亦可變為好事。很多時就得看我們的處事態度及動機。

修智：說到「處事態度」，可讓我想到我們經常都說的一句話：「菩薩怕種惡因，眾生只怕受苦果！」菩薩懂得有其因必有其果，所以懼怕種惡因。眾生不是不知這道理，而是「闊佬懶理」，到受到苦果之時，才來說「悔不當初」。俗語說「預防勝於治療！」這次疫情的出現，正是一個很好的教材。



連理蘇鐵

在街頭看到一棵蘇鐵，很有趣，兩簇枝葉，就好像舞台上大將軍的雉雞尾。不過，我見到的這棵蘇鐵是連理生長的，看起來特別有趣，也就是特別惹人注目。

蘇鐵，是鐵樹一種，所以又名「鐵樹」，也有別稱鳳尾棕、鳳尾蕉、金邊鳳尾。鳳，乃雞之另一種稱喚，所以，鳳尾即雞尾也！有刺，觸摸時要小心。

雜阿含經

1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當觀色無常。如是觀者，則為正觀。正觀者，則生厭離；厭離者，喜貪盡；喜貪盡者，說心解脫。如是，當觀受想行識無常。如是觀者，則為正觀。正觀者，則生厭離；厭離者，喜貪盡；喜貪盡者，說心解脫。

如是，比丘！心解脫者，若欲自證，則能自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如觀無常，苦、空、非我，亦復如是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2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於色當正思惟，觀色無常如實知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於色正思惟，觀色無常如實知者，於色欲貪斷；欲貪斷者，說心解脫。如是，於受想行識當正思惟，觀識無常如實知。所以者何？於識正思惟，觀識無常者，則於識欲貪斷；欲貪斷者，說心解脫。

如是，心解脫者，若欲自證，則能自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如是，正思惟無常。苦、空、非我，亦復如是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3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於色不知、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，則不能斷苦；如是，於受想行識不知、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，則不能斷苦。

諸比丘！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斷、若離欲，則能斷苦；如是，於受想行識若知、若明、若斷、若離欲，則能堪任斷苦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4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於色不知、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貪，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老病死怖；如是，於受想行識不知、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貪，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老病死怖。

比丘！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斷、若離欲貪，則能越生老病死怖。諸比丘！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，心解脫者，則能越生老病死怖；如是，於受想行識若知、若明、若斷、若離欲貪，心解脫者，則能越生老病死怖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5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於色愛喜者，則於苦愛喜；於苦愛喜者，則於苦不得解脫。如是，於受想行識愛喜者，則愛喜苦；愛喜苦者，則於苦不得解脫。

諸比丘！於色不愛喜者，則不喜於苦；不喜於苦者，則於苦得解脫。如是，於受想行識不愛喜者，則不喜於苦；不喜於苦者，則於苦得解脫。

諸比丘！於色不知、不明、不離欲貪，心不解脫；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斷苦；如是，於受

雜阿含經

想行識不知、不明、不離欲貪，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斷苦。

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，心得解脫者，則能斷苦；如是，於受想行識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，心得解脫者，則能斷苦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5 6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於色不知、不明、不離欲貪，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老病死怖；如是，於受想行識不知、不明、不離欲貪，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老病死怖。

10 諸比丘！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，心得解脫者，則能越生老病死怖；如是，於受想行識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，心得解脫者，則能越生老病死怖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7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15 於色愛喜者，則於苦愛喜；於苦愛喜者，則於苦不得解脫。如是，於受想行識愛喜者，則愛喜苦；愛喜苦者，則於苦不得解脫。

諸比丘！於色不愛喜者，則不喜於苦；不喜於苦者，則於苦得解脫。如是，於受想行識不愛喜者，則不喜於苦；不喜於苦者，則於苦得解脫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8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20 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過去、未來色無常，況現在色！聖弟子如是觀者，不顧過去色，不欣未來色，於現在色厭、離欲、正向滅盡。如是，過去、未來受想行識無常，況現在識！聖弟子如是觀者，不顧過去識，不欣未來識，於現在識厭、離欲、正向滅盡。

如無常，苦、空、非我，亦復如是。

25 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9 如是我聞：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色無常。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如是，受想行識無常。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

30 聖弟子如是觀者，厭於色、厭於受想行識。厭故不樂，不樂故得解脫。解脫者真實智生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10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35 色無常。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即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如是，受想行識無常。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即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

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解脫、於受想行識解脫。我說是等解脫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11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40 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雜阿含經

色無常。若因、若緣生諸色者，彼亦無常。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色，云何有常？如是，受想行識無常。若因、若緣生諸識者，彼亦無常。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識，云何有常？

如是，諸比丘！色無常、受想行識無常。無常者則是苦，苦者則非我、非我者則非我所。

聖弟子如是觀者，厭於色、厭於受想行識。厭者不樂，不樂則解脫、解脫知見。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12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色無常。若因、若緣生諸色者，彼亦無常。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色，云何有常？受想行識無常。若因、若緣生諸識者，彼亦無常。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識，云何有常？

如是，比丘！色無常、受想行識無常。無常者則是苦，苦者則非我，非我者則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

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解脫、於受想行識解脫，我說是等為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13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若眾生於色不味者，則不染於色。以眾生於色味故，則有染著。如是，眾生於受想行識不味者，彼眾生則不染於識。以眾生味受想行識故，彼眾生染著於識。

諸比丘！若色於眾生不為患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厭色。以色為眾生患故，彼諸眾生則厭於色。如是，若受想行識不為患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厭識。以受想行識為眾生患故，彼諸眾生則厭於識。

諸比丘！若色於眾生無出離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出離於色。以色於眾生有出離故，彼諸眾生出離於色。如是，若受想行識於眾生無出離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出離於識。以受想行識於眾生有出離故，彼諸眾生出離於識。

25 諸比丘！若我於此五受陰不如實知味是味、患是患、離是離者，我於諸天、若魔若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人眾中，不脫、不出、不離，永住顛倒，亦不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諸比丘！我以如實知此五受陰，味是味、患是患、離是離故，我於諸天、若魔若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人眾中，自證得脫、得出、得離、得解脫結縛，永不住顛倒，亦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14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

我昔，於色味有求有行。若於色味隨順覺，則於色味以智慧如實見。如是，於受想行識味有求有行。若於受想行識味隨順覺，則於識味以智慧如實見。

諸比丘！我於色患有求有行。若於色患隨順覺，則於色患以智慧如實見。如是，於受想行識患有求有行。若於識患隨順覺，則於識患以智慧如實見。

諸比丘！我於色離有求有行。若於色離隨順覺，則於色離以智慧如實見。如是，於受想行識離有求有行。若於受想行識離隨順覺，則於受想行識離以智慧如實見。

40 諸比丘！我於五受陰不如實知味是味、患是患、離是離者，我於諸天、若魔若梵、沙門、

雜阿含經

婆羅門、天人眾中，不脫、不離、不出，永住顛倒，不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諸比丘！我以如實知五受陰，味是味、患是患、離是離，我於諸天、若魔、若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人眾中，已脫、已離、已出，永不住顛倒，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5 15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卻住一面，白佛言：善哉！世尊！今當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修不放逸。修不放逸已，當復思惟所以。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信家、非家、出家，為究竟無上梵行，現法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10 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快說此言，云「當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修不放逸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如是說耶？

比丘白佛：如是，世尊！

佛告比丘：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

比丘！若隨使使者，即隨使死。若隨使死者，為取所縛。

15 比丘！若不隨使使，則不隨使死。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

比丘白佛：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！

佛告比丘：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

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！色隨使使，色隨使死。隨使使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如是，受想行識隨使使，隨使死。隨使使隨使死者，為取所縛。

20 世尊！若色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。不隨使使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如是，受想行識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。不隨使使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如是世尊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

佛告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色隨使使，隨使死。隨使使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如是，受想行識隨使使，隨使死。隨使使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

25 比丘！色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。不隨使使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如是，受想行識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。不隨使使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獨在靜處，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。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已，思惟所以。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信家、非家、出家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

30 時，彼比丘即成阿羅漢，心得解脫。

16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。所問如上，差別者：隨使使隨使死者，則增諸數；若不隨使使不隨使死者，則不增諸數。

佛告比丘：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

35 時，彼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！若色隨使使，隨使死。隨使使隨使死者，則增諸數。如是，若受想行識隨使使，隨使死。隨使使隨使死者，則增諸數。

世尊！若色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。不隨使使不隨使死者，則不增諸數。如是，若受想行識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。不隨使使不隨使死者，則不增諸數。如是，世尊！我於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

40 如是，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得解脫。



漫談人間佛教

· 樓培敏 ·

(原刊於一九九一年十月《內明》第二三五期)

人間佛教，很明白，顧名思義，佛教在人間，是人間的佛教。佛教不是虛無縹緲的教，是人間的正法。《六祖壇經》說得最明確：「佛教在人間，不離世間覺。離世覓菩提，恰如覓兔角」。虛空無盡，世界無盡，佛說三千大千世界，但離開這個世界，也沒法談這個世界的諸法教了。即使將來到另外的星球去，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但現實畢竟還生活在這個世界啊。一切教都離不開現實。佛性萬法皆空，那是空色相，超越時空。如果執見於鏡花水月夢幻泡沫，那佛教本身也是空頭教了，還念甚麼經參甚麼禪？宣傳甚麼啊？二千年的歷史證明，佛教是現實的，是積極進取的，是真理。因此談談人間佛教很有現實意義。

佛不是神。佛是人。眾所周知，釋迦牟尼佛是印度釋迦族大聖人。佛陀的意義是「覺者」或「智者」。佛是最覺悟的人，是大智大仁大勇者。如來佛是「乘真如之道而來」。阿彌陀佛是西方佛，包含着「無量光明」。「那摩」是敬禮的意思。「那麼阿彌陀佛」就是向「阿彌陀佛」致敬禮。

釋迦牟尼佛是佛教教主。佛教的教旨總起不外兩句話，即釋迦牟尼說的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佛法是十方法界公共之法，人人可修，人人能修，人人應修。「眾生皆具佛性」。所謂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」只看你覺悟不覺悟。佛法不離世間法，不能脫離人間現實。釋迦牟尼在人間成佛，證明佛教在人間。現在我國佛教界提出「莊嚴國土，利樂有情」的口號，正是我們廣大佛弟子的修行方向。當年太虛大師早就提倡「人間佛教」要實行「佛教改革」。趙樸初居士在紀念中國佛協三十周年的報告中說：「佛陀出世在人間，說法度生在人間，佛法是源出人間並

利益人間的。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，就要舉行五戒、十善以淨化自己，廣修四攝、六度以利益人羣。就會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，為社會主義建設這一莊嚴國土，為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。」這一段話已精闢地論述了人間佛教的重要性和偉大意義。

五戒十善四攝六度，是人間佛教的主要內容，是修菩薩道的必經之路，是成就佛道的行動綱領。

《華嚴經》說：「菩薩以一切眾生為樹根，諸佛菩薩為樹果，以大悲水灌蓋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」。又說：「是故菩薩屬於眾生，若為眾生，一切諸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」。地藏菩薩還說：「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；眾生未度，休證菩提」。這是何等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！由此觀之，菩薩是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的。離開了芸芸眾生，菩薩是始終成不了佛的。我們常說發菩提心具菩薩心腸，這就是教我們依照「五戒十善四攝六度」的要求去做。這正是學佛者不論出家或在家自度度人自救救人的大目的，也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。

佛教是文化事業的組成部份，也是精神文明的組成部份。如果人人都能依照五戒十善的道德標準行事，依照四攝六度的目標努力，何愁世界不太平，社會不安定，人民不安樂，國家不強盛？如果人人都能學菩薩行行菩薩道，且不說成佛作祖，即對當前人欲橫流，名缰利鎖，生死場中，你爭我奪的非社會主流現象，也有克邪決心的作用。何況以此還能淨化世界，建設人間樂土呢？

但是，五戒十善四攝六度，說起來很容易，做起來確是很困難。昔白居易問鳥巢禪師曰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白曰：「這兩句話三歲孩童也會道。」禪師曰：

「三歲孩童雖道得，八十翁翁行不易。」這話堪給人當頭一棒猛擊一掌，知易行難啊。因此我們首先要捫心自問：發願堅不堅？是真戒還是偽戒？經書上說：「修行應以戒為本。學道應以戒為師。」又道：「信為道之功德母。」有信仰才有力量。但信心要堅，斷惑證真，信受奉行，解行還要相應，這是印光大師淳淳教導我們的。佛法的總綱是戒、定、慧。戒為定慧之基，由戒生定，由定生慧。要想福慧雙修，首先就得持戒。《三寶歌》說：「三諦總持，三學以長，恢恢法界身。淨德既圓，染患斯寂，蕩蕩涅槃成。」所以我們要勤修三學戒、定、慧；息滅三毒貪、瞋、痴。淨化自己的心靈，心光照人，性月恒明。又入塵不染，處五欲境中而「花繁柳密處撥得開，風狂雨驟時站得定」。「八風吹不動」、「定慧力莊嚴，以此度眾生」。這樣的修養與功行，才是人間佛教的好典範。否則，「法輪未轉，食輪先輪」。「牆壁未破，內心已喘」。任你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，也只是禪捧趕月，仰面唾天，隔靴搔癢，無濟於事。如果口是心非，自欺欺人，更要自懺痛打三十大棒！

「諸法從緣起」，「一切從心造」，學佛學甚麼呢？首先要修自己的心。惟心淨土，自性彌陀。禪宗大德說：「即心是佛，佛即是心」。佛法即是心法。有道是：「拜佛拜心心拜佛，修行修性性修身」。「佛在靈山莫這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，人人有個靈山塔，要向靈山塔內修」。「拈來便覺三摩地，何必靈山問遠津」。學佛不一定都住寺廟，心中有佛，隨處都是寺院。和尚唸經有口無心，也是徒然，口中唸佛心中思邪，更是要不得。看破紅塵遁入空門，這是自了漢。寄身佛門藉佛偷生，那是寄生蟲〈極少數〉。真正出家荷擔如來大法，仍是大丈夫之事。果能在社會中時時以佛法為軌範，日進於道德化的生活，這同樣是學佛。心佛眾生本一如，念念唯期顯自性，所以我們要提倡人間佛教，還要建設佛化家庭。

關於建設佛化家庭，在家宏法，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裏面說得很明白，偉大的導師印光法師說：「居塵學道，即俗修真，乃達人名士，及愚夫愚婦，皆所能為。勉力修持，以在家種種繫累，當作當頭棒喝。長時生此厭離之心，庶長時長其欣樂之志。即病為藥，即塞成通，上不失高堂之歡，下不失私寶之依。而且令一切人同因見聞，增長淨信，何樂為之」。大師還說：「若欲出世，亦不須另起灶爐。但依佛之言教，對治煩惱習氣，俾其淨盡無餘而已。雖身在俗境，不妨斷惑證真，了生脫

死，以進趣佛果。豈必盡人捨俗出家，方為佛弟子乎？」他還說：「即家庭便是道場，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親戚，盡作法眷。自行化他，口勸身率，使其同歸淨域，盡出苦輪。則可謂戴友高僧，居家佛子矣」。印光大師說：「在家善信，勸處家宏法，誠居塵學道，曉人以理，動人以情，讀來十分親切。當令人類物質昌盛，科學發達，人事紛紜，工作繁重。身處世網，事務多端。想找一個清靜環境學佛，是善信者之所共求，但這是很不可能的。而即俗修真。居塵學道，而又有可能做到的。印光大師的論述，對推行人間佛教，建設佛化家庭，對我們很有啟發，是一帖清涼劑，是一盞歡欣湯。

白居易七十高齡了，「看經費眼力，作福畏奔波」。但他還「行也阿彌陀。坐也阿彌陀，從饒忙似箭，不廢阿彌陀」。他是以佛法來約束自己勵勉自己啊，「日暮而途遠，吾生已蹉跎，旦夕清淨心，但念阿彌陀」。他要以阿彌陀佛的無量吉祥光來清淨其心，安渡晚年。「晚年惟好靜，萬事不關心。自願無長策，空知返舊林。松風吹解帶，明月照彈琴。君問窮通理，漁歌入深原」。一代藝術家詩佛王維，也就是在佛化的家庭中熏陶成長的。解放前作《火燒紅蓮寺》（電影）的作者平江不肖生，最後歸依了三寶。解放以來，一個科學者尤智表，寫出了《研究佛經的報告》。現在全國信教的人已超一億，佛教居多。香港信仰佛教的，已達六十多萬人。可見，讓佛化家庭普及人間，在現社會在知識界是行得通的。

「大抵仙佛亦凡神」，「是真佛必談家常」，「巧把塵勞作佛事」。搬柴運米，無非佛意，舉手投足，皆是禪道。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。重視今生，珍惜人身。幻質非堅，無常迅速，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」。太虛大師說得好：「仰止唯佛道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。」學佛必先學做人，學佛必須愛祖國。弘一大師出國前作《金縷曲》詞道：「長夜淒風眠不得，度羣生那惜心肝剖。是祖國，忍辜負。」值此海岸兩峽日趨團結統一之日，中華民族崛起圖強之時，世界太平，佛法興隆，我們要為莊嚴國土，利樂有情盡形壽獻身命，弘揚大乘佛教精神，出世而入世，推動人間佛教，做一個名符其實的佛弟子。



書瘋子——鄭明仁

· 陳青楓 ·



我們這些所謂「讀書人」，有時真是好像「癮君子」，無論你的是甚麼「癮」，烟癮也好，咖啡癮也好，「癮」起上來，如果不去「止」一「止」，真是渾身不舒服。我們的「癮」是「購書癮」。

一個星期前，趁着防疫在家清理一下那些放得橫七豎八的書，一下子學了「斷、捨、離」，把心一橫，合起雙眼，放棄了近千本書，而且在心裡暗暗許下「諾言」：年紀已一大把了，從今之後，盡量盡量不去逛書店，不去買書。

唉！——「癮君子」的「癮」真是「好得人驚」，僅僅過了兩天又心思地走進書店去，又禁不住買書了。

昨天（四月十七日）到「報友」、「文友」鄭明仁的「老總書房」看看，嚇了一大跳，不過隨即又「心都涼埋！」——這次好啦，原來世間上真有那麼多書痴，——不，應該說是「書瘋子」，鄭明仁藏書之多，早已在行內「享有盛名」，他甚至買了一個房子單位作為藏書之用。最近「藏書成災」，不得不謀求出路。於是在城市花園商場租了一個單位，把藏書搬過去，他在這裡安置「老總書房」，將是面對廣大愛書之人，把這些藏書公開出讓了。

我到來一看，兩個單位滿滿地堆起「書山」。「這全都是你的藏書嗎？」鄭明仁說：「是呀，家裡還有一大堆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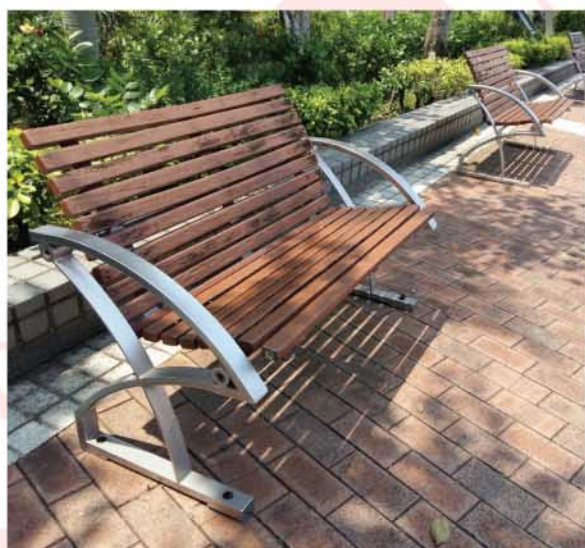
他藏書很雜，文學的、哲學的、政治的，甚至是流行小說的都有。一些上世紀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的书也有，屈指算算，豈不是近百年。

我故意「挑起佢條筋」，曰：「你捨得出讓？」不說還好，一說，他幾乎要淚水奪眶而出，相信這個書瘋子也曾經掙扎上好一段日子。當我們冷靜下來，都會知道「獨樂不如眾樂樂！」何況年紀也不少了，還攬着這些「寶貝」做甚麼？近日流行一個詞語，叫「攬抄」。大抵鄭明仁也想通了，倒希望他早日把這個書房的書整理好，讓一眾愛書人有個「流連忘返」之地。

（昨天見到一位年輕講師到來尋寶。「呢本幾錢？」「你後生仔，五十蚊算啦！」「個本呢？」「都係五十蚊啦！」這位年輕愛書人一下子買了二、三百元書，臨走時對鄭明仁說：「今日袋錢唔多，第日再來過！」）



封城與空城



今天我們面對大瘟疫，每天看到電視上播出的「中招」數字真是觸目惊心！特別是美國，那段日子，每天數以萬計的確診者，直到寫本文時，已經攀升到五十八萬了。相信很大機會有八十萬之數。全球則超過二百萬人。

今天的這現象，便是明天的「集體回憶」。

歷史上，最「得人驚」的大瘟疫最少有兩樁，都是百年前的。「黑死病」發生於一三四七年左右，距今六百年了。據說是先在亞洲引發，後來散佈在歐洲，死了七千五百多萬人，以當時的人口計算，是十分嚴重的，所以被稱為地球上最嚴重的一次瘟疫。我們到歐洲等地旅遊，也可以在一些城市裡看到紀念那次大瘟疫的紀念碑。





所謂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！」人類該是緊記教訓。很可惜，幾百年過去，或者百年過去吧，人們却好像只在閱讀歷史那樣了解一下便算。

百年前，—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間發生了「西班牙流感」，全球五億多人「中招」，佔當時世界人口四分之一，死亡人數高達一億，它僅次於五百年前的「黑死病」。

有一點倒要說明一下。根據資料記載，所謂「西班牙流感」，其實不是首現於西班牙，只是當時對這場流感的報導，以西班牙最多最詳盡，歐美其他一些國家却少有報導的，於是人們便習慣地、求方便地稱為「西班牙流感」，以作「代號」。

據說此流感最初發現的是在美國。但它是怎樣形成的，真正的源頭是哪裡，可還是「摸不着頭腦」。

今天，大瘟疫又來了！前些日子，閉關、封城之聲不斷，我們在此時此地不僅親身感受到，在電

視上，我們更看到幾乎是全球性的各地各城，像「死城」那樣，只有空蕩蕩的街道，冷清清的建築物，行人不見，車輛不見，一座座像「死城」的空城，直教人看得心驚膽跳。這是名副其實的悲情城市。

「復活節假期」這些日子，人們困在家裡只是祈盼着這個城市何時復活？我行走在街道上，也走進一些公園去看看，公園內的運動設施，小孩子的遊樂場都用繩索圍封起來；一些椅子都空蕩蕩的。平日裡一些到公園來運動或散步的市民，今天都被勸喻——安在家中，甚至盡可能留在家裡工作。

日前到嚟囉街看看，這裡平日多有遊客到此一遊，但這天所見，空蕩蕩的，講句俗語，真係「鬼影都唔多隻！」這次將進入我們「集體回憶」的大瘟疫，在不幸中也有得着，一來是學習了如何應付危機；二來由於「被迫」困在家裡，反而有機會讓大家增進家人間的和諧相處。

諷刺詩

很喜歡翻看一些詩詞，也不限於甚麼名家，甚麼文人、詩人的，即使是一般所謂「平民百姓」，寫得出好詩的話，這首詩便值得我們好好欣賞。

最近，又再度遇上那首詩，又一再地含笑點頭，心中暗暗讚曰：「實在寫得好，實在有意思！」

這首詩便是由靈徹法師寫的，一直以來，這首詩被稱為「諷刺詩」。是諷刺，沒錯，但它在諷刺之餘可讓我們有所反思。詩曰：

年老心閒無別事
麻衣草座亦容身
相逢盡道休官好
林下何曾見一人

相信不少人看了這首詩，會自然地會心微笑。在現實生活裡，我們營營役役，總是有所期盼地說：「等退休之後，好好地過一些隱居式的平淡生活。」

到退休的日子來了，是不是真的所謂「甘心情願地過一些歸隱式的平淡生活」？

——林下何曾見一人！

這是多麼諷刺，但也是現實之言。這就是讓我們反思的地方。諷刺詩的實際作用，應該是這樣。

詩與偈語

當我們提到一個「偈」字，很自然地聯想佛教裡的偈語。無疑，「偈語」原屬於佛教的一種帶着「開示」性質而又「詩化」了的言語。（這是我等凡人俗世人的理解吧！）

偈頌本身自有一種韻律，但漢譯起來而又要合符漢詩本身的韻律格式，這就比較困難了，如果為了「遷就」這套入的韻律中去，可能會因此而削減了它原有語意的魅力，有點兒「削足就履」的感覺。當然，如果本身是詩人，是詩才高手，則並無甚麼阻礙，但於廣大民眾來說，畢竟是困難的，畢竟是一種「形式障」，於是為了方便人們的思考，活躍思維，遂形成了一種「詩偈」的形式，或者稱為「偈詩」吧，即是保

留了詩的格式，但不怎樣去講究音節格律，但求順口，不拗口便是。因此對於這些「偈詩」，我們便無必要以詩的音韻格律去要求，不必在平平仄仄上套來套去，否則便容易成了好像腳上戴着鎖鏈行路似的。

我這樣說，也並不是否定甚麼音韻格律，而是想說明一下，與其「縛手縛腳」，不如「鬆縛」一下，自由一些而獲得舒展。

《壇經》內裡也有不少「偈語」、「偈詩」的，這些「偈頌」便不是以是否合符音節韻律作出發點，我們重視的是它的內容。

「詩佛」王維千古絕唱

王維被稱為「詩佛」這固然是因為他本身是一位虔誠佛教徒，而更重要的，是他的詩充滿禪意，非常的空靈，我相信在歷代的詩人裡，沒有哪一位在這方面能出其右的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不能，連蘇大才子東坡居士在這方面也要「自嘆不如」的了。

你幾乎隨便地翻看王維的詩，都會在其詩裡尋覓到詩意的，而且會禁不住地一唸再唸，「唸唸有詞」地不忍停下來。

真的嗎？這麼厲害？——不信你試唸唸以下這一句：

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，
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」

怎樣？「山路原無雨，空翠濕人衣！」我們不但喜歡唸，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聯想到它所表達的意境。試想想，「並非在下雨」，但為何「濕人衣」？「空翠」兩字，讓我們聯想到那周遭一種帶着早春氣息的霧氣。如果我們走進森林裡，特別是高高的在雲霧縹緲間，我們便很自然地領受到那股「空翠濕人衣」的感覺。

王維的詩，除了讓我們感受到濃濃的禪味之外，同樣重要的一點，是他的詩往往能同時提供「畫外音」的聯想，即是可以讓我們通過那些表面的文字內容而聯繫到其他方面去。

試從人們十分熟悉的這一句詩來看看吧——

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！」

你看到這句詩有甚麼想法呢？

「行到水窮處」了，即是所謂「前無去路」，你為甚麼不「打道回府」折返呢？那一句「坐看雲起時」最少讓我們產生兩點聯想：

既然「無路可再行」，倒不如坐下來看看雲吧！」這是一種閒適、安然、隨緣的生活態度。

雖說「行到水窮處」似無發展可言，就這樣「返轉頭」是不是有點「言之尚早」、「操之過急」呢？倒不如「坐看雲起時」，等待一下可能事有轉機。這就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。

看王維的詩，不僅讓我們看到「禪」，看到「偈」，而表面上似乎「空」得有點消極！——請注意，我說的是「似乎」，而實際上他的「空」却是我們追求人生的至境。

王維被稱「詩佛」，又豈是浪得虛名？

——何況他對「虛名」兩字，早就「空」了。

「肯定是前無古人，後亦難有來者！」





黃風鈴花後.....

上一期我們介紹了妙法寺的黃風鈴花，一樹的鮮黃，豔麗動人，甚是好看了。香港也有好些地方有栽種黃風鈴的，像深水埗南昌街的一個公園。

「好花堪看直須看，無待花過空嘆惜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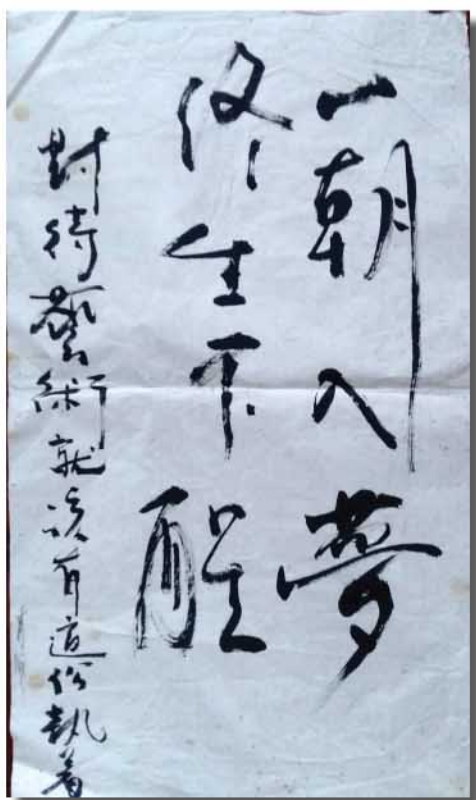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在黃風鈴花過之後看到那「結果」的情景有感而發。圖中所見，便是這一景象，花開過之後，慢慢地結成一條條的果實，這長殼內便藏有種子，大概再過兩星期後，這果實也會落下來了，於是我們便會想到一句詞語——「花果飄零」。沒有甚麼好嘆惜的，花開花落，人的生命也是這樣。

對藝術的執着

曾寫過這樣一幅字——「一朝入夢，終生不醒！」還加上一行小字：「對待藝術就該有這份執着。」意思是很明白的，也用不着我多作解釋。有些物事如果我們沉迷下去，的確不是好事，此所以有所謂「玩物喪志」！不過，所謂「玩物」，也看玩的是甚麼「物」，有些「玩物」都是剛好相反，可以視之為「玩物養志」的。譬如我們對待藝術的執着就是這樣。

任何成就，我想都是從興趣開始，而有了這興趣之後便會執着下去，甚麼困難，甚麼艱苦都不在乎了。

「一朝入夢，終生不醒！」



菜色

很多年前，寫了一幅畫，一直放在櫃子內。最近，趁着在家防疫，順便清理一些雜物，這幅畫也被翻出來了。

畫寫得怎麼樣？不便自吹自誇，倒是聯想到當年寫這幅畫時是被邊壽民這句說話打動了的。

這話是：

「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，不可使天下人有此色！」

此色者，菜色也！

所謂「臉有菜色」，正是形容饑餓貧困。邊壽民（一六八四——一七五二年）生於清代雍正年間，是揚州八怪之一，擅長寫蘆雁。



玉蘭

玉蘭，花之色彩通常有兩種，一是紫紅色的，所以被稱為「紫玉蘭」，另一種便是白玉蘭。

它另外有一個名稱，很美，稱為「玉堂春」。也有一齣名劇稱為「玉堂春」的，此花可是因此戲劇之名而走紅起來？

玉蘭的花與葉的生長很奇怪的，有花便多數沒有葉；花落了，一塊塊大大的綠葉便生長起來，兩者彷彿是河水不犯井水，又或者是一對鬥氣人兒，誓死不相往還似的。

好了，無論怎樣，開得一樹玉蘭的花期，很好看；即使開出一叢叢的綠葉，那綠葉成蔭的景象同樣教人喜歡。本圖便是妙法寺內玉蘭的樣兒。



醫的初心

這些日子閉門防疫，除了有更多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外，有時候，減減壓，玩玩遊戲亦好，於是，這些日子來有朋友便在手機上打出短訊——寫寫笑話，寫寫燈謎，大家亦玩得不亦樂乎！

前些時，有畫友傳來一個「醫」字，並加上這字說明，她說：「望字生義，際此瘟疫來襲的這時刻，看到這個醫字便聯想到醫療。將醫字拆開便想到治療、瘟疫以及酒。」

她有趣地「悟」出：「治療瘟疫要常飲酒……」，當然這是開開玩笑！不過，醫，的確與酒有關，我們常聽到說：用酒精消毒！

原來，遠在兩千多年前，春秋戰國時代想吧，已經懂得用酒作治療之用，難怪這個醫字，「酉」字佔了整個字的下半部，何其重要也！再說，「酉」（音有），本身就是盛酒用的酒甕。

讓我們探本尋源地看看這個「醫」字是怎樣形成的。

用拆字法來拆拆看——

「醫」這個「匚」是一個筐的樣子，它亦真的表示籬筐也！筐內藏着矢，矢是甚麼？矢是箭，同樣是代表針，即是說這個筐裝上針灸用的針，這不就令人想到醫嗎？還有，這個「医」字也不僅僅是今天的簡體字，原來它是「醫」的本來之字，亦令我們感覺到：「它就是醫的初心！」，而且醫學越來越複雜了，這個字的寫法也隨之複雜起來！

後來，医字旁加上了「殳」，這個字又是甚麼意思呢？朋友聯想到「疫」字，也未嘗不是一個自然的聯想，到底「疫」與「醫」有緊密的聯繫也，不過，這裡的「殳」其實就是一個人彎着腿站著，背上還在針灸的樣子。而「殳」字本身就是一種用竹做成的兵器，古時打仗與行醫，真是一對孖生兄弟，所以，這個「醫」字的結構，實實在在的也道達出自古以來的社會狀況。

「矢」與「箭」

再讓我們引伸開去來看看。也許你會問：既然這個「矢」字是箭的意思，又何以分別有「矢」與「箭」這兩個字？——

這問得有意思呀！原來的確是有分別的，「矢」是用木做柄的，而「箭」的柄則是用竹來做，所以用「竹花頭」也。

